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造在於內。列國志却不然。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殺各自分說。後處可用相。列國志原是特爲記東周。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方得分明。此記事人。樹。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列國志。因是種探取。盡所。晉。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繼繼。周室下世。卜年皆過其數。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

東周列國志

最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做。去脈造故。讀列國志。全要。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應。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公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其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

据点石斋本影印

DM71/11

东周列国志 (全二册)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大中印刷厂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33.125

定价：6.60元

經月傳經之義理不中與經之開二書序
不新會疏者謬者岐之禮者舊其者之
能千破其究於常而史樂聖也源而名
以經碎界其聖細臧也經人鑑後已無
有萬史者精人於之而中之記人經意
所狀離舊者顧博藏獲之書紀踵所數
益非之魄亦理識之亦經也傳增以十
而聖弊歟永無之斯章也言敘焉數百
史人出餘絕藏士不焉而體志訓猶獲
則已矣而恢綏而敘殊事必之藏史而
曰然在之張故自不人亦有舊論所究
以之於若餘言矜有十紀用皆議以其
多書事稍蘊獲談所識焉言史攷紀實
史所則詳徑之哈戾淺對用之辨事不
固族不焉可書者故短書必痛之者過
蘇蓋然則位雖其高後春有也舊也經
裏也日牽佐世是譚不秋體顧皆六與
茂故翼鑒翼不非名得經易六經經史

東廢其人不能士偶門書家以乎感也理
移東詞不能之若一名既以立取名理廢
下周百族舉矣強廢家灝場體之人不興
建刊苦讀具春以卷者瀚屋者則事可存
呂國讀稱辭秋讀年代文也史之見亡
政一稱官既三史為不預今自者報依之
上書官稱其傳則殊數簡故制可施事純
下稱者官它左不覽人與猶舉以知而也
五官亦固乎氏免位學又知藝翊愚章已
百之可亦顧最頭引士無誦出經忠而效
有鉅徒史人為譯可大與其而以隱事者
餘正益之多明上蓋失於章經為賢其事
年者讀史不備目益則徒句學用焉備而
之也史現能專森狹多取生徒亦之於所
問周故特讀經上應廢之於理可辨史以
列自古更史者直知焉徐史然謂皆天賦
國平人項而猶苦學置故學怡無於獲者
數職不釋無或時之之專其括經是之理

願雖予為數望則茲施提忠之之無年十
 不未家坊則具讀表知雖倭盜事不其變
 驟必在友讀有者良思皆賢者邪可難故
 於盡多周猶益於敗忠臚嘉何然讀讀萬
 聖合暇君不於事廢悔列之哉世夫受端
 人於稍深讀學之與賢其行蓋之至倍事
 而當為慮是問和存嘉勉事得讀重於緒
 亦日評於為之註止計而與官得得它糾
 不之驚此無數原之言與國不官皆史紛
 緩指條薦監或委故行天家過者可而一
 貽而其予之失方固事獲之紀甚讀一物
 晤依得者審既且皆之之與事眾史變厖
 於理失屢安無嘗未得茲廢而而豈為襍
 博論而矣用與焉能失名亭己卒非得嚴
 識斷缺寅失於昧有及人亡其及大官為
 之豈其卵梨學之所其事茲有獲樂則棘
 士非隱之禍問又發所之表知讀極羣目
 聊既微歲策之安明以報度忠史快得誓

東
 同
 利
 國
 示
 下

以既爲評義而復序之如史學或亦不無小裨焉故
乾隆十有七年春七月朔日
題

東周列國全志

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卽如三國志。最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假造。在於內。列國志却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它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

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綴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綴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却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亦先兆於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樹尋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書。便算是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牽強也。列國志一書。大率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氏史記。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因是採探眾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畧。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曾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却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

周室卜世卜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共主。不至遽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

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該多出兩個賢王。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據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

維制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有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周列國。還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必紛紛強爲說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却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滄海。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學問。

卽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卽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設盟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吞并爲事。這便是世變大端中之一小變了。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便多行詭計了。子弟於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稗官者。

晉文用兵詭譎。却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丁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眾。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唯有列國志中。却是無體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況又益之以戰國若干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不枉讀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無端。卽專家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唯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稽古用兵專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却於稗官得之。豈不奇絕。金聖嘆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渠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實學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跡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事跡之至多極廣者。蓋其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極多。非比他書出於撮湊。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却無神佛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得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却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

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恍惚附會處未可以爲信史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壞人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遂各自分出他的

等第來方於學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二字囿圖過了

列國志中雖是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於壞人做壞事往往如出一轍亦且窮兇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來當時人君却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却偏會依附名義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裏行其險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不可不知

惡人依託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脚處只是觀者不善便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瞞不過

大約看奸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賢奸之變雖有萬態究其本體不能外此兩字而已

義利兩字不並立天理看得重爵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天理來

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卽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却不過從利上起耳若肯將名位富貴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

列國志中篡弑之禍甚多其臣爲亂臣子爲賊子罪不容誅自不消說然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寡助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却當以此垂戒爲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憚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責子臣便似凡爲君父便可恣肆爲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弟敬。夫婦順。自是萬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論。然聖人教人。只是自盡爲人。父者只是自盡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責子之孝。爲子者亦只是自盡其孝。不可因孝而遂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婦。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倫之變了。列國志中許多人倫之變。總由望於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責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況又有父不慈而專責子之孝。子不孝而專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婦間。總不自盡一味責人。豈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戲來。然世又偏多此一輩人。可嘆也。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於天理人情。自是不安。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於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不成。反連性命都斷送了。又貽國家以覆亂之禍。其是非利害。本自顯然。却以私心所溺。遂棄安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枚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者。庶幾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如申生叔武之類是也。讀之令人時生學術不多之懼。子弟於此等處。須加意理會。萬勿草草看過。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也。都是條件件次第次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困窮草澤。沉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之令人浩歎。

戰國是游士之世。其游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自出眼力。分別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甯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夫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才。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思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

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賢共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賢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沒處去討遂有乏才之歎豈不可笑

用賢人君子原是極便宜事他却不肯用小人平日爵祿也是一般到有事時除不能出力還要賣國求榮是極不便宜之事却偏要歡喜他用他正不知是何等算計

貪人不顧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許多壞事其意不過圖終身受用耳却不知壞却良心依舊不得受用枉落千古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蟒蛇甘鳩可勝浩歎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諺云近硃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賢臣則可以爲賢君與奸佞諂諂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中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爲轉移而其名譽美惡遂成千古話柄天下固多中材之人其尚擇所與哉

人家子弟天性高明不爲俗情所染者千萬中只好一二其傲狠下流不可化誨者亦少大約俱是中材幼時父師教訓是不消說到成童以後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學問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進於上達卽商賈買賣中常與老成敦厚者相

習便也可成一個敦朴誠實之器若與輕薄佻詐浮蕩者處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爲善難而爲惡易故常親善人未必便善而與不善者處便容易走入邪徑相與起作之人十箇中只有一兩個壞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

若善惡相參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況并無賢人君子在內又何望其向上乎爲人祖父之心誰不願子孫作賢人君子而不爲之擇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及到他已是習於下流却纔悔恨去責備他要他改過尚可及耶

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煞是快意只是相與到後來再沒個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講法起居飲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汝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却也沒

甚禍害出來卽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圖饕餮口腹或圖沾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船任我顛指氣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着你的時節稍拂其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

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便掉臂不顧還要添上許多

惡惡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却怪世人擇交偏要蹈軟媚沈暎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及試看列國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墮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嘆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兩句熟話却是互古不易之言試看列國志中許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徑遂不聽好言無不貽到頭之悔反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却纔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吾願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於良朋密戚逆耳言來莫便憤然加怒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己亦無所損倘事有可疑理有足採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

本書中批語議論勸人着眼處往往近近殊未必愜讀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於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批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之益不止如村警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

教子弟讀書常苦大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千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苦扞格不入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然畢竟也有不安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像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媒誇美奸豪此則金生所謂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真所謂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者又何嫌於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也哉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看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卽不報之於身子孫也終久逃不過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都是實事則其勸懲爲更切也

列國志中繇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古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曾重加點竄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處蓋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於文字之工拙也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爲正之他如尊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占却作齊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類甚多不能徧反也

東周列國志目錄

七都夢夫蔡元放批評

首卷

序文

讀法

總目

圖像

第一卷

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遷都維也邑

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第二卷

五回

寵號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六回

衛石碯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師鄭忽辭婚

第三卷

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殺堵逐主

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第四卷

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賈君臣爲戮

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第五卷

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邁

楚王杯酒虜息嬀

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第六卷

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僉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第七卷

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塗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二十六回

歌屢屨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第八卷

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第九卷

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王伏兵劫盟主

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眾

齊姜氏乘醉遣夫

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第十卷

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四十回

先軫說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第十一卷

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